



爲理想而努力吧！

文 珠

莫小姐：
當我打開九月份的樹刊，
馬上就發現您給我的信。
於是我抱着格外喜悅的情緒，
欣誦下去：您對我種種的鼓勵與希望，希望「……」

……把無量佛教女衆底心聲，一滴滴地印下來……
「這，這使我太興奮了！不過其中對我個人的讚獎與歌頌，似乎有點過份，真愧煞人呀！特別是您告訴我令尊翁因閱讀我們的紀念刊而流淚，甚至最後一呼「文珠萬歲」使我愧感汗顏之餘，深佩令尊翁對於國家民族的熱忱，對於佛教前途的關懷，對於佛教青年的珍惜與愛護。在這正義不張，公理毀棄的社會裡，真可謂是一位愛國愛民，愛教愛才的英雄啊！怎不教人肅然起敬，爲之神馳呢？

真的，佛教是漫漫夜裡的暮鼓晨鐘，是茫茫苦海中的普濟慈航，但可惜直到現在，佛法仍然不能普遍地深入民間，驚醒人類的迷夢，使之理智蘇醒，更不能把所有人類救出慾海，共登覺岸，這，可以說是全人類的缺憾，而亦是我們佛徒的失責。我們身爲一個正信的佛徒，爲了彌補人類的缺憾，爲了盡到自己的責任，誠應共同砌磚，互相勸勉，交換意見，急謀計劃，努力合作地去擊響佛陀覺世的響鐘，推動佛陀濟世底慈航啊！現在您提出許多寶貴的意見，不獨是正確的，而且是當前佛教急於需要施設和實踐的，由此可見您是一位足智多謀，且富於理想和富有的創造佈置，和團結同道，組織一個家庭訪問團，以表揚佛陀的仁慈與博愛，其志更爲可嘉！不過，在我個人的意見看來，以爲我們欲使佛法從自己的家庭走向他人的家庭，再由很多的家庭跑進社會，國家，乃至整個世界的話。那麼除了，把自己

化家庭，隨時隨地都給予親朋的啓示與感化，組織家庭訪問團之外，還要注意其他演講，文化、藝術各方面的宣傳。理由是佛化家庭善巧佈置，給予人們的感化，只限於相識的親戚和朋友，家庭訪問團，也只限於已信佛的家庭，而講演、文化、藝術、各方面的宣傳，不特可以使自己的親朋和相識者得到佛法的啓示與感化，亦可以使一切人隨時都有機會接受佛法底利益，不獨使已信佛者獲得佛陀仁愛的慰問，而未信佛者亦得到佛陀博愛的撫慰，所以，我認爲一個弘法的工作者，除了注意佛化家庭外，更要注意到其他通俗演講、和文化、藝術的宣傳，您以爲對嗎？假如您贊同我的說法，那麼，從今天起，願您更積極地發揮您青春之光與熱來從事各方的工作，好嗎？

至於我們弘法的態度，當然應該是熱誠而真摯的，和嚴而謙虛的。刻苦而耐勞，勤奮而無畏的，此外，我們更要理智與情感並重，因爲在這魔強法弱，人欲橫流的濁世中，沒有清晰的理智，沒有冷靜的頭腦，而欲入世救化衆生，宣傳佛法，談何容易？所以，一個獻身於佛教弘法底工作者，必然要格外提高自己的理智，不要爲目前光怪離陸的事物遮蔽了遠大的視線，而慎密嚴格地分折一切是非，好醜，與黑白，然後才不致糊塗地鬧出許多笑話來。正如德拉蒙德所說：「不運用理智的人是一個固執者，不能運用理智的人是一個傻子；不敢運用理智的人是一個奴隸。」但，我們面對現實運用理智時千萬不要放棄情感，所謂：歲月可以使皮膚起皺。但拋棄了情感，却會使靈魂起皺。因爲，一個過重理智而忽視情感的人未免太冰冷，太沒有人情味了，這樣，怎能攝受衆生呢？曾經有一位朋友這樣問我：「你們佛教徒不是講慈悲博愛的嗎？爲甚麼事實表現得那麼冰冷，冰冷的像雪房裡跑出來的人一樣？」這個問題，真使我一時無以解答，最後我知道了，知道他所說的是一計份過于偏重理

智而忽視情感的人。本來佛教就是一個理智與情感並重的宗教，佛陀就是一位理智與情感兼施的至人。不是嗎？佛陀的智慧，就是無上的理智，佛陀的慈悲，就是豐富的情感，我們應該向佛陀學習，時刻不要放棄智與悲，理與情，這樣，無論待人接物，工作或閒處，都能在理智中含着無限底情感，在情感中含着崇高的理智，使理智與情感平衡地發展，悲心與智慧同時互相交流，這樣，才能負起任重致遠的工作，以完成佛子應有的使命，否則，二者若有所偏，就會變成康德或拜倫那類人物。因爲「情感像吹動帆船的風力，理智則是把持方向的舵手；沒有了風力便不能前行，沒有了舵手便會迷失方向。」我們如要掌握着佛法底寶筏，把自己和他人共同駛向光明而幸福；寧靜而快樂底覺岸的話，請您想想，怎能沒有理智？又怎能忽視情感呢？現在，您竟然反對過於偏重理智，而又主張發揮情感，可見您智慧的超羣，和思想的週密了！

關於洋教，根本就不值得我們一談，他們除了利用金錢的勢力，物質的誘惑，與宣傳者的熱情來吸引信衆，瘋魔人類之外，內部是空空洞洞的，只要你打開新舊約一看，只要您是一個有智慧的明辨者，就會發現它的教理是多麼的幼稚而滑稽，神奇而怪誕，膚淺而可憐了！

莫小姐，爲了這些可憐的衆生，爲了佛教前途，更爲了自己的解脫，我們誠應當仁不讓地以堅毅的精神，無畏的勇氣，真摯磊落的胸襟，豐富而熱烈的情感，清晰而冷靜的頭腦來致力於宣傳佛法的各方面工作，讓自己本具崇高的理智，喚醒世人底迷夢，讓自己心底深處所蘊藏着人性的至愛，化成一滴滴的甘霖。澆淋在人們乾枯了的身心田中，洒溉於其他無量數的缺乏了溫暖與幸福的心苗上，使人類每一顆心都不再會被一切的悲哀與苦痛所融化，不再被不幸底眼淚與呻吟所滲透，不再被煩惱的無形膠漆與巖漿所封閉而凝固，而桎梏，而封鎖，反而獲得心靈之解放，靈性的復活，人生的抬頭的機會吧！您認爲應該不應該？

某少女，娶一妻，外美中慧，善解人意，左觀右看，喜爲天生。每於花晨月夜，挽臂出遊；一壺美酒，兩齣情歌，悠哉遊哉，樂以忘憂。所謂「只羨鴛鴦不羨仙」，在此人間之世，誠有此情此景！使其心花撩亂，意態恍惚，大有幾世修來？吾將老死此溫柔鄉中之慨。因此奉其妻若神明，有求必應，無敢拂逆；常以一起座之間，欠伸之下，皆必懼其折了腰肢，傷諸精神，躬自伺候，不敢少懈。雖孝子之事親，亦遠不及，其他便可以見一斑，無勞繁述。

嗣於彌月滿後收起風流做人，仍須料理家事。所謂：開門七件事，酒鹽柴米醬醋茶；人生七種情，喜怒哀樂愛惡欲。一一皆貴心機，處處都是煩惱，方悟此福難享，大傷腦筋！而其妻亦漸認清環境，了解人心，由愛生憎，因憎發怒。乃忽然態度遽變，雌威大發，或指桑罵槐，搬盜盆搊耳捉鼻，撕衣扯褲；竟鬧得天翻地覆，鷄犬不寧，亦不之顧。是誠所謂「天作孽，猶可違，自作孽，不可逭」。只可暗自悲傷而已！不特此也，且其壓制既重，積弱愈深。譬如女人，有四件法寶，作爲御夫之術！即所謂一哭，二鬧，三剪頭髮，四上吊。雖勇如楚霸王與拿破

甯，亦不能不對美人下拜，哀告乞憐！令其觸目驚心，惶恐不已，流淚長嘆，受苦無邊！且令其疊被鋪牀，叩餕問寒，愛懼交織，甜苦兼嚙？此東坡所謂：「忽聞河東獅子吼，拄杖驚落在一邊」。若非身歷其境之人，不知不情，亦不能道出其苦。此佛謂：「衆生同於時種所結之果，汝自蒔之，亦自食之」。殊覺可憐！

如此胡鬧數年，真是受苦已盡！即因所謂自由戀愛，文明結婚，却原來祇是如此，尙有何話可說！豈不是女權一經擴張，男子便應受苦？所以祇徒自悲命苦，不應罵人迷信，方招來如是韁應，似應向天下人勸也。庸詎知有某一日，其妻隨鄰婦外出，不知所之，亦不敢問。薄暮歸來，便入房展被就寢，默不一言，亦不發怒。且最奇者，是不復如前之驅奴使婢，要煙索茶，喚兒弄孫。是真可謂女皇開恩，大赦囚徒，今夕無事，正好偷閒兩句心經，以悟色空妙理！

自此每日必出，歸來不發一言，面現喜色。雖其夫慇懃獻媚，阿諛備至，亦必力拒，始大異之。乃乘其外出之際，多方偵察，始悉其已皈依於佛，嚴持五戒十善。故能守口如瓶，不再罵人，潔身自愛，罔起姦念。其夫聞之，不禁狂喜。

教者，即因其完全談理，決不迷信。所謂「依法不依人」，即不合理之事，雖出於佛口，亦可不信。故若與上帝說如此，汝便信其如此相比，豈不是佛爲覺人之教，其他纔真是迷信之教？顧迷信亦有迷信之好處，未可概論。如孔子謂：「鬼神之爲德，其盛矣乎！視之而弗見，聽之而弗聞；體物而不可遺，使天下之人，齊明盛服，以承祭祀，洋洋乎如在其上，如在其左右。」詩曰：「神之格思，不可度思，矧可射思？」觀此便知一般愚人之迷信，若說是壞，却無憑據，如言爲好，即此可見。以其既能如此恭敬信仰，便不敢爲非作歹矣。

是知宗教之於人生，實具有先天性的信仰，人人如此，個個皆然。且亦因其有迷信與正信，方能精神有所寄託，思想趨於正軌；便足減少許多少之憂患，無數之煩惱。脫不然者，若竟誤認你是我科學家，我是哲學家，毫無理由地將宗教摧毀掉，令其消滅。則不特一切政治法律皆歸無效，國家因此危亡；且尤正恐我家出了逆子與蕩婦，便只好自打其嘴，號呼大哭！此佛謂：「善因善果，惡因惡果」，能自思之，便不誤事。



迷信的好處

女青佛刊變爲現實，使它作爲佛青心聲底總匯，那我相信深深地相信，無數的佛青都會裂開自己的心，瀝出一滴又一滴的永不靜止底心血，大公無私地將人性底真愛，分散於人間每一角落和每一個階層。那時候，社會就再沒有瞋恚的詬罵，刻薄的譏諷，嘻哈的嘲笑，奸險的陷害，妬忌的謠謗，和互相殘殺，互相爭奪了！我太慚愧了！雖然，女青佛刊早已在自己的心田裡拋下深底根底，可是終因缺乏人力、物力、能力、財力的灌溉，栽培，直至今天仍然未能開花，結實，寧得無憾？」這次的紀念刊，內容固然是我們的習作的，而編校方面又何曾不是初次的嘗試？更因時間的匆促，加上我和印者都大意，不獨錯漏得可以甚而連圖表中的電版都少排一個，我們正因而

戚戚不安，追悔莫及，誰又想得到呢？遠駐馬來亞、菲律賓、金馬崙、臺灣各地及本港的長老大德們，都來信稱許與鼓勵我們，使我們無形中提高了信心和勇氣，我們除了對各地大德長老致限底謝意外，正積極在計劃着怎樣去開創自己的前途，和怎樣去實現女青佛刊的願望！所以今後萬二分的盼望您能多多來信共同討論，更熱誠地期待有志底佛青團結起來，羣策羣力，積極工作，這樣不特佛教新生可指日而待，而我們女衆的地位就可藉此而提高，不會再受教內外對我們的藐視和欺侮的閒氣了，嘻，到那時多麼寫意啊！

好，我們今後就抱着愉快的心情來討論，來砌磋，來計劃，來聯絡團結一切佛青吧！祝您，文珠四十五、九、卅於香港
積極工作，為法珍重！

如獲至寶。遂以手自打其面目曰：「汝皆罵人迷信的，自稱是一不迷信人。而今始知迷信亦有迷信的好處，平息了若干亂源，拯救了無數生命。恐不如此，汝便只有死路一條可走，不久便向荒郊伴鬼泣，豈不是佛說的可憐愍者！」此語誠爲禪道。

評語

評語
世界上之宗教，共有三種：一多神教，如古之風神、雨神、山神、河神；以及所謂牛鬼蛇神等。本無什麼教義，亦乏存在之根據。但因人民信其有大威力，國家利用其如所謂：「聖人以神道設教」，便聽其存在。不加取締。二、一神教，如今之耶教、回教等。雖有哲理，却嫌太淺，不能滿足人心，故以信仰。此西方之一般青年科學家，乃鑄造出迷信二字贈與若輩，聊作敬禮，亦中國人所常嬉笑怒罵者也！